

副刊 Books 書海漫遊

讀《戲園·紅船·影畫——源氏珍藏「太平戲院文物」研究》

歷史的舞臺 舞臺的歷史

《戲園·紅船·影畫——源氏珍藏「太平戲院文物」研究》是香港文化博物館邀請來自廣州、新加坡、美國及本地學者，將太平戲院第三代院主源碧福贈與的二千多件文物文獻，包括清末民初的伶人「師約」、「班領」、對聯、牌匾、鏡架、劇本、圖則、書信、公司文件、剪報、戲票、戲服等罕有和珍貴資料，從歷史、管理、商業史、戲班、劇本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，更將結果結集成書，將太平戲院所處的時代，時代的風雲、社會的脈搏、娛樂的風尚，粵劇發展的波瀾、電影業的異軍突起，戲院業的奮發經營，重新投射出來，說文物文獻是歷史的代言人實不為過。

陳國林

筆者兒時在西環度過，對太平戲院絕不陌生，戲院外小販販賣形形色色的小食，特別是烤魷魚的香味，分外誘人；小孩子們等候入場看戲前，在太平戲院外的一段斜坡路肆意奔跑、捉迷藏。這一切至今印象猶新。舞臺兩旁的巨大對聯，以及和家人在那光影世界裏所度過的時光，回憶起來，又增添多一份回味。

太平戲院的七十七年歷史中，上演粵劇、播放電影均為主要的業務，兩者不同的時期，扮演著不同的主次地位。太平戲院早期自組祝太平、詠太平、頌太平三個粵劇團在戲院演出，以充實戲院的節目。太平戲院不僅演粵劇，京劇名伶梅蘭芳、程硯秋一九二〇年代也先後在太平戲院登台。

一九三〇年代，太平戲院更邀請馬師曾組太平劇團，長駐在戲院上演，直至日軍佔領香港。馬師曾期間對粵劇連串改革，其影響力至今不息。以太平戲院當日作為粵劇表演場地，以及馬師曾作為粵劇的重要人物，據此為立足點，可知當年盛況。

世紀初粵劇一枝獨秀

十九世紀中葉，香港的戲院主要演出粵劇。一八六〇年代末，高陞、同慶（後稱重慶戲院）、昇平等戲院，先後在港島上環區落成，這些戲院規模龐大，座位達一千個。踏入二十世紀，隨着香港人口增加，多間戲院都相繼落成，如一九〇四年在西環開業的太平戲院，一九一一年九如坊戲院（又稱新戲院）在中環區建成；它們積極聘請省港戲班登台，如人壽年、豐華年、祝華年，盛極一時。更出現了專演粵劇的香港大戲院（後稱香港大舞臺）、利舞臺戲院，九龍方面普慶戲院相繼落成。這些戲院在粵劇上演之間的空檔期，上映中西電影（默片）吸引觀眾。

一九二〇年代初，香港製片業萌芽，來自歐美及上海的片源不絕，新世界、皇后戲院（或稱影畫戲院）先後登台，其後香港電影業愈趨興旺，大華、第一、中央、娛樂、東樂及平安等戲院，紛沓而來。電影當年是賺錢生意，院商從美國入口放映機，片商派人到國內外搜羅影片。只要有觀眾，有影片，啟動放映機，便會源源「轉出」大捆大捆的鈔票來。

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，香港出現有聲粵語片，戲院商轉而與製片商合作，租賃影片上映，其後更招攬製片商，訂立合約，組成「院線」聯營。

戲院改建迎接電影時代

太平戲院一九三三年拆卸重建，改建成新式戲院，引入外國電影放映機，主要放映荷里活及國產電影。太平戲院第二代院主源詹勳同時邀馬師曾組太平劇團，在太平戲院演出。同一年，香港男女同台演出解禁，劇團易名為太平男女劇團。

一九三〇年代，電影業發展蓬勃，與粵劇相比，在戲院的地位有後來居上之勢。不過，香港的粵劇也迎來了「小陽春」，除了採用外國電影題材，改編新劇，男女同台演出解禁外，電影業興旺，造成內地粵劇萎縮，加上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爆發，廣州政局動盪，大批伶人轉往香港發展，也為香港的粵劇增加了動力。

這種情況下，粵劇在港演出有增無減。一九三〇年代中葉，廣州戲班已出現南移香港演出的趨勢，其中有薛覺先的覺先聲、馬師曾的太平劇團、陳錦棠的勝利年以及白駒榮的興中華等。好景不常，一九四一年，日軍佔領香港後，戰火之下，一切都似乎歸「〇」。太平戲院「駐院」的太平男女劇團解散，馬師曾逃回內地。

戰後粵劇今非昔比

戰後雖然百廢待興，物質匱乏，升斗市民為口奔馳，但以粵劇為主的戲曲市場卻發展平穩，更往往取得「旺台」、「頂樑」（全院滿座）的佳績。活躍當年的粵劇團有三至四個，如馬師曾、紅線女的勝利劇團，新馬師曾、余麗珍的大光華劇團，羅品超、譚蘭卿的花錦繡劇團，任劍輝、陳麗儂的新聲劇團。

馬師曾一九四五年重返香港劇壇，他夥拍紅線女、何美蓮、靚少鳳、梁醒波等組成勝利劇團，在太平戲院上演《還我河山》、《審死官》、《棠棣春秋》等首本戲。經過數年戰亂，劇團已今非昔比，只能大概以租院的方式租借場地演出，不再像以往一樣以駐院劇團方式，在太平戲院長期演出。

太平戲院放棄以長期演出粵劇的經營路線之後，長期演出粵劇的戲院只剩下港島的高陞，九龍的普慶——「高普」線。皇后大道中的中央戲院和太子道的東樂戲院的「中東線」雖然也不時上演粵劇，但香港戰後大眾的娛樂已由「看電影」取代了「睇大戲」了。

粵劇捨棄傳統革新求存

面對電影的挑戰，粵劇雖然漸漸失去以往的風光，香港當年的粵劇界沒有束手待斃，反而發奮圖強。名伶馬師曾、薛覺先等人，從題材、編劇、表演等方面改革，將粵劇「現代化」。學者指出，粵劇以往由伶人角色主導的表演，改變為：

「二三十年代的粵劇劇本，從半由表演藝人自由度曲的「提綱戲」發展到編劇家撰寫有全部的固定曲、白完整劇本，從不分場或分為二十場改進為每齣戲分十場以下，而且還有布景、道具、服裝、化妝、唱腔等等各方面的提示，設計，一部分新撰小曲還附註旁譜（「工尺」譜）。這種規範化的編劇方法，以後自四五十年代至今最無大變化。」

香港粵劇踏入了五十年代，面對着更大的挑戰，也帶來了轉機。戰後李我的「天空小說」，瘋癲千萬港澳觀眾，他一九四八年開播的播音小說《蕭月白》（又名《慾焰》，前後歷時八個月。翌年出版的同名小說分五集出售，一時洛陽紙貴，李我的風頭無兩。

廣州《紅線報》社長任護花搶先購入了版權，拍成粵語電影《蕭月白》上、下卷。就在同一年的一九四九年，新聲劇團編劇徐若呆聯即將《蕭月白》改編成古裝粵劇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本，由任劍輝飾演蕭月白、陳麗儂演張露濤、白雪仙演花飄零，吳一嘯和陳冠卿撰寫新曲；任劍輝所唱的《賣襪歌》更灌成唱片，大受歡迎。

大鳳凰劇團的李少芸立即回應，改編李我另一本天空小說《凌霄孤雁》抗衡，由何非凡演凌霄雁、余麗珍演林孤鳳。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日，新聲劇團在高陞戲院演出《蕭月白》下卷的一天，也是大鳳凰劇團同一日在九龍普慶上演《凌霄孤雁》，可見競爭何其熾烈。

其實，大鳳凰劇團演出《凌霄孤雁》前兩個月，電影版的《凌霄孤雁》已在太平戲院上映，由吳回執導，張活游飾凌霄雁，白燕演林孤鳳，取得三萬三千多元佳績，成為當年十大首輪賣座電影之一。

不單「天空小說」改編成電影及粵劇，將坊間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和粵劇亦蔚然成風。例如薛覺先的覺先聲劇團一九五〇年六月古裝粵劇《



▲《戲園·紅船·影畫——源氏珍藏「太平戲院文物」研究》一書封面 作者供圖



▲一九三〇年代的太平戲院模型 網絡圖片



▲一九〇九年時的太平戲院內部 網絡圖片



▲太平戲院舊戲票 網絡圖片



▲昔日的太平戲院（下），現址為華明中心（上） 網絡圖片



掃描 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

▲太平戲院第二代院主源詹勳（左）與馬師曾合照 網絡圖片



▲李我當年的「天空小說」大受歡迎，被改編成粵劇及電影 網絡圖片

罪惡鎖鏈》，改編自《華僑日報》連載小說。同樣，由吳回執導、李晨風編劇、吳楚帆主演，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《罪惡鎖鏈》，則遲至一九五〇年十月初才在太平戲院上演。可見小說當年給予粵劇新的動能和活力，誰說香港當時的粵劇落後！

太平戲院轉型發展

粵語電影興起發展蓬勃，源氏父子於一九三二年將太平戲院拆卸重建，令它兼具戲院及電影院的功能。改建後，太平戲院地理位置優越，成為片商的合作對象。源氏當時以「片租」形式放映西方影片，諸如霍士、環球、米高梅、派拉蒙；也會選擇上海的天一、聯華，本地的中華娛樂、大觀、啓明、南洋等電影公司的影片上映。

戰時太平戲院遭日軍徵用，日軍拆毀地下大堂的座椅闢作「宿泊所」，讓等候還回內地的港人，在那裏度宿一至兩天。日軍當年將大批港人趕返內地，目的為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。一九四三年日佔期間，太平戲院獲准復業，但經營方式及上映決策權，均由日人操控。戰後，太平戲院重由源氏接管，但已殘缺不堪。太平戲院第二代掌舵人源詹勳後獲經營建築公司的袁耀鴻協助下，以放映電影為主，並與友好戲院以及製片商聯營「院線」，令太平戲院重新上路，直至一九八一年結業。

太平戲院七十多年的歲月，源氏三代人的經營，從香港的上世紀初、二戰淪陷，戰後重建到八十年代結業，見證了期間香港粵劇、電影和戲院業的發展。撇除一九三〇年代的重建，淪陷時遭日軍佔據的幾年，它逾七十年間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地上演粵劇，播放電影，為香港市民提供娛樂，正如戲院舞臺兩旁的巨大對聯所寫：

太古衣冠 做出戲假情真 藉此堪作人懇勤 平台歌舞 動調曲高和寡 無非欲駭俗見聞 對聯體積相當巨大，從舞臺地面直達舞臺頂，高達數十米，活像支撐舞臺的兩根大柱，充滿圖騰的意味。如果這對聯還在，把它豎立起來，足可以成為香港西區的地標。